

袁家沟的回响

杨富安

纪实散文

金秋时节，想找一个好去处，头脑中思索片刻，突然想起袁家沟。袁家沟距离山阳县城约四十公里，开车大约一小时，是山阳县很有代表性的红色教育基地。

车子向前行进，窗外黄绿相间的景色一层层铺展开来，不时还能看到山坡上大片大片的红叶。去小河口镇，路窄、弯多，我靠在座位上，听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袁家沟，这个名字之前听说过，但脑子里并没有太多具体的画面，只知道是红二十五军当年活动过的地方。

走进袁家沟，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巍峨的纪念碑，“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几个金色大字在青山绿树间显得格外醒目。踏上沟口那条石板街时，一种异样的感觉，丝丝缕缕地从心底漫上来。

街上的石板路被踩得光溜溜的，可能是来的人特别多。街两边的房子、墙面、木门装修一新，有几家门半开着，能看见里面堆着一些秋收的芭谷、黄豆。没有人大声说话，几个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看见我们，只是抬了一下眼皮。这种安静，就是日子本身的样子。

我们先去了那间叫“红军小屋”的地方。屋子很小，进门要低一下头。光线从屋顶一片瓦缝隙间漏下来，刚好照着墙角的一盏煤油灯。灯很旧，玻璃罩子上落了一层灰，灯芯早就没了。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想着当年在这屋里住过的人。他们大概也就二十来岁吧，可能更小。晚上点着灯，写点什么，或者坐着思考什么。外面是黑夜，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的日子。我无法体会那种处境，但站在屋子里，望着眼前的陈设，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磕碰了一下，荡起层层涟漪。

不远处的“逢源和”商号旧址，便是当年的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门头上“逢源和”三个新漆的字，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走进去，正厅里立着一组铜像，是几位开会的红军将领，他们或坐或站，表情凝重，手指点着桌上的地图。我站在那儿，凝望许久。铜像是凉的，可我的目光拂过他们紧蹙的眉头时，却觉得有一团火在胸膛里隐隐地燃烧。我想象着他们的口音，想象着那场决定了无数人命运的战斗，是如何在这间屋子里，在那些粗糙的手指间，一点一点地被敲定。

讲解员是镇上的干部，他说到红军医院的时候，指了指旁边的一栋老房子，说那时候伤员多，绷带不够用，洗了，晾干了再用。屋后那片坡上，经常晾着一排一排的绷带。他说得很平淡，像在讲一件很久以前的家常事。我没有追问，也没有什么感慨，就是觉得，那些绷带在风里飘着的样子，大概很像某种花，开在血泊里的花。

山上的烈士陵园不大，静悄悄地，几棵松柏沉默地挺立着，几只雀儿扑棱着翅膀飞向远处。有一座合葬的墓，碑上刻着名字，也有些是无名的。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那些关于“牺牲”与“伟大”的词汇，都变得轻飘飘的没有了分量。我想象着这些名字背后，他们也曾是某个母亲怀里哄着吃奶的婴孩，也曾是某个姑娘梦里羞怯的心事。可后来，他们只剩下一个名字，或者连名字也没留下，只成了这山间一缕沉默的风，一片无人知晓的落叶。

沿着街道走，红军小屋、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址、红军医院依次分布，里面陈列着煤油灯、手推车、医药箱、水壶这些老物件。站在这儿，九十多年前的历史硝烟，一一浮现在眼前。

让我触动最深的是那场袁家沟口伏击战。一条山沟像“布口袋”，红军以少胜多，毙伤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听着讲解，再看眼前的石板街和民居，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回来的路，依旧盘旋。山是静的，我的心热乎乎地难以平静。我忽然觉得，这条山沟，像一道深深的皱褶，藏在了秦岭这个巨人的肌体里。这里的魂，是信仰如何从贫瘠的土壤里倔强破土的根脉。它藏在石板街的每一道磨痕里，藏在漫山遍野沉默的绿意里，悄无声息，却又在近百年的时光里，始终散发着历久弥新的滚烫气息。这气息，比纪念碑上的文字，更让人热泪盈眶。

有些地方，去了拍几张照片或做个视频，慢慢就淡忘了。但袁家沟不一样，它静默在秦岭南麓的山沟里，不用刻意讲什么，只需安安静静地走一走，看一看。离开之后，在生活里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心里会忽然亮起一点微光，照亮前行的路，这就足够了。

（题图：李雅杰）

商洛行吟

姚红星

金丝峡

万壑崚嶒锁碧流，金丝一线系云头。
梯盘绝壁疑无径，瀑泻深潭忽报秋。
苔晕石纹涵宿雨，烟浮松籁带清讴。
何须更觅桃源渡，已隔尘寰十二州。

柞水溶洞

柞水云根隐地宫，乾坤别辟启鸿蒙。
笋峰列戟森瑶圃，乳幔垂璎缀玉栊。
一舸凌虚穿暗壑，千灯照夜现神工。
应知造物藏玄秘，不向人间说始终。

木王山

木王碧海荡天深，万顷苍涛浣客襟。
杜宇啼红千嶂火，秋湍泻练一溪琴。
云封古径虬枝锁，石漱寒泉玉韵沉。
信有秦山逃世地，闲来翠谷自长吟。

棣花古镇

清风巷陌认前朝，千载空存旧石桥。
宋垒苔深埋断戟，楚河霞晚咽寒潮。
文心一脉传桑梓，野调三更动苇苕。
荷影犹牵词客袖，满川烟雨话渔樵。

秦岭博物馆

一馆能收万古天，秦川形胜此中全。
岩层叠叠翻年谱，标本森森列岁笺。
石骨犹温沧海泪，波痕尚记大荒烟。
莫嗤方寸乾坤小，掌上风云亿载旋。

喜迎高铁入商山

陈西华

秦岭山行忆先前，路绕涧溪上岩巅。
水洄狭壑无尽处，山耸茫茫白云间。
仰望群峰之高标，俯瞰迂曲之谷川。
南北地理一岭分，雁断荒岭绝人烟。
五更披星候车发，沉昏戴月下峣关。
龙蟠凤翥惊魂梦，商於古道行路难。
盛世昌隆兴伟业，擘画山河掀巨澜。
丹江水碧商山青，旌旗摇曳鼓角鸣。
前承故道改扩建，开山填壑路盈宽。
后筑高速铁道网，通江连海达平川。
北驰陇嘉过天山，南达楚越破险关。
基建神通变狂魔，宽隧长桥钩相连。
高铁闪跃如银龙，穿山过岭驰如电。
朝看秦陵咏瑰宝，暮观霓虹览江汉。
横绝连峰变通途，黄莺杜宇凋朱颜。
千万年间千秋月，今照商山人间换。

诗潮



商洛山

（总第2946期）

刊头摄影　李　钊

捞池

刘星雨

对水的喜欢，像是早早就在骨头缝里刻下了。这些年我去过九寨的海子、大理的洱海，也踩过三亚、青岛的沙滩，细细思量，这半辈子走的路，全是奔着水而去的。若问哪汪水最暖心，不是那些叫得响的景致，而是渭北塬下村东头那口泛着青黑、带着泥腥气的涝池。

蒲城的村子，十有八九都有一口涝池。说是池，其实就是地势低洼的排水沟，春冬持续干涸，夏秋雨季时攒一潭雨水，被一圈翠绿的芦苇密密麻麻地包围着。我们村的涝池，足有小学操场那么大，最深能没过碎娃的肩膀。除却阴雨连绵日子里少有的清澈，大多数时间，池水是浑浊的，青黑里泛着亮，那是几十年淤泥沤下的颜色，脚踩下去，软绵绵、滑腻腻，像踩着一块发馊的老面饼。池底啥都有：碎砖、煤渣、瓦片，甚至打碎的玻璃瓶。可就这么一坑脏水，愉悦了全村男娃的夏天。

暑假，日头正毒，知了在树上扯着嗓门喊，百无聊赖的碎娃们在屋里待不住。吃罢晌午饭，大人刚合眼歇晌，村口老槐树下就聚齐了。娃娃头喊一声“走”，衣裳一扒，往柳树杈上一撂，光身子便往涝池里蹿。“扑通扑通”，水花溅得老高。水叫日头晒得温吞吞的，腥气直钻鼻孔，谁嫌？脚底硌着砖、踩着碴子，谁吭声谁怂：“还算不算男子汉！”

打水仗最红火。一伙人分成两帮，巴掌劈水，专朝对方头脸猛泼。水迷了眼，谁也认不得谁，就胡乱泼。急了扑过去扭在一搭，浅水里滚成泥猴，呛几口浑水是常有的事，又咸又涩，带着泥腥，咳得眼泪鼻涕一脸。咳完了，抹一把脸，接着打。

池边有棵歪脖子老槐，离水面一丈有余的粗枝丫横伸过来，是我们的天然跳台。胆大的爬上去，越高越威风。国强最野，能爬到树冠分叉处，离水面足有四五米。他深吸一口气，双臂一张，大喊“大圣来也”，纵身一跃，“扑通”一声闷响，半天才冒出头，甩甩头上的水，眉眼微敛，一副睥睨天下的傲娇。我们都眼热，可轮自己站上去，腿肚子就不听话了，哆嗦得像触了电。

有一回军民不服，非要往更高处蹿。那根树枝细得像擀面杖，晃晃悠悠。我们在底下喊：“下来，蚕逞能！”军民不听，闭着眼准备往下跳。结果咔嚓一声，树枝断了，他横着拍在水面上，肚皮红了一大片，疼得龇牙咧嘴。大伙笑得前仰后合，圪蹴在岸边捂着肚子。

玩累了，我们就趴在池边石头上晒暖暖。日头把身上的水晒干，留下一层细盐霜，手一搓沙沙响。肚子也开始饥饿起来，有人撺掇：“去生产队菜园偷黄瓜。”大家又来了精神，穿上湿裤衩，猫着腰穿过芭谷地，摸到菜园边。看园的王老汉在棚里睡着了，鼾声如雷。两人望风，其余人钻进篱笆，专拣有顶花和带刺的嫩黄瓜摘。摘够了原路回，树荫下分赃。黄瓜咬一口嘎嘣脆，满嘴清香。瓜蒂往池里一扔，又跳回水里接着疯。

后晌的日头偏了，村口传来爹娘唤吃饭的声音，伙伴们才舍得上岸。

如今，村里通了自来水，家家装了淋浴，村落里到处是平整的水泥路，即便下雨，也不会深一脚浅一脚地满地泥泞了。填平后的涝池，成了几户年轻人的宅基地，粉墙朱瓦，太阳能闪闪发亮。当年的碎娃们早已各奔东西，有的进城打工，有的做生意，当了爷的年纪，再见面，谝起旧事，总绕不开那个涝池。

“还记得那水啥味儿不？”

“咋不记得，又腥又涩，呛一口能咳半天。”

“那会儿咋不觉得脏？”

没人答得上。大伙只是笑，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扑通扑通”的声音，还在耳根下响着。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记住乡愁

视频电话

刘　飞

亲情树

父亲不肯来我这边。

母亲来帮我带孩子后，老家的那间小商店，就剩他一个人守着。我劝过几次，说生意寡淡，不如关了店过来住。他总是摇头：“这边人熟地熟，那边我人生地不熟，不习惯。”

隔三岔五，视频电话打过来。屏幕里，我和妹妹在笑，女儿趴在桌上喊爷爷。父亲举着手机，在货架间慢慢走，像是要让我们看到店里一切都好。挂了电话，我常盯着窗外出神，想起父亲这一辈子走过的路。

父亲是陕北人，家里兄妹十个，他排行老八。十五岁以前，他的路都在山峁上放羊。那年，爷爷塞给他三十块钱，让他拿着二伯的信，去宝鸡讨生活。他揣着那封信，走出了生养他的土窑洞。一路走，一路问，到了宝鸡饿得很，一顿吃了十三个馒头。

初落脚，铺几张黄纸板便是床。在艰苦的年月里，父亲通过辛苦劳动慢慢支起了烧饼摊子，又接手了一处停办的职工食堂。他从不会做饭到最后能炒完一整本菜单。我放学总盼着父亲炒“大菜”，那样就能有一勺悄悄拨进我的碗里。

那些年，天不亮父亲就站在大铝盆前，揉完一整袋面后，骑着他那辆二八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车把挂满塑料袋，后座架着蛇皮袋，人悬在车上艰难地行进着。周末，我坐在自行车大梁上，他带我去菜市场，总要先拐进小吃摊，让我吃一顿好的。后来有了妹妹，下午客人少，他就骑车带着我们去河堤上兜风，风里满是我和妹妹清脆的笑声。食堂太累人，母亲后来改开了商店。父亲闲不住，就学了开拖拉机。

有一年暑假，他接了单活，要送一些长钢管去凤县。下午吃过饭，我抱着两瓶水，蜷在钢管里垫着的草甸上。拖拉机轰隆隆得像一头铁牛，车灯昏黄，被秦岭的夜一寸寸吞没。山路难走，父亲把车停靠在路边，他躺在草甸边，整夜帮我赶牛虻。我迷迷糊糊醒来，看见他挥着手，一下又一下，在黑夜里拍打着空气。天还没亮，他发动了车，晨雾浓得化不开，十米外看不见路，他就一路按着喇叭，慢慢往坡下挪。

后来，我开车走高速过秦岭，导航一喊前方隧道，我就想起那些钢管，想起那次陪父亲走夜路，但父亲不知独自走过多少回这样的夜路。想着想着，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市区渐渐禁开了拖拉机，家人也劝父亲别开了。那辆车在门口停了四年，他每天擦一擦，最后便宜卖了。如今我开车，他总嫌我用导航：“这些路，我都熟。哪条沟，哪道梁，闭着眼我都能找到。”

现在，妹妹工作也稳定了，我也安了家，有了女儿，母亲过来帮衬。父亲一个人守着商店，守着那些陪了他半辈子的货架。

我说：“爸，过来吧，孙女想你了。”

他说：“不习惯。我在这边，踏实。”

他不肯来。可隔三岔五，视频电话总要打过来。屏幕里，孙女嚷着要回爷爷的商店，要坐那个大车。父亲眼角的褶子挤在一起，身后的灯箱亮着，照得货架一片暖黄。

笔墨里的家风

杨皓宇

有一种力量，从先辈的言行里传递，带着时光的厚重；有一种坚守，藏在平凡日子的点滴之中，于朝夕相伴间流淌，生生不息。它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古训，是“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言而有信，善而有度”的做人准则。它，就是家风！

这朴素的家风，伴着烟火、伴着温情，陪我一路向阳而生。

我的爷爷，用几十年的坚持诠释了何为持之以恒的勤奋。爷爷特别喜欢书法，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寒暑雨雪，清晨的朝阳、傍晚的余晖，都有他伏案写字的身影。有一次，我去叫爷爷吃饭，爷爷正在写毛笔字，说等他把这一页练完。过了一会儿，我又去叫爷爷吃饭，爷爷还是“再等一下就来”。可等到吃完饭，也没见到他的身影。爷爷练字时不急不躁，粗糙的手稳稳握着毛笔，反复推敲着一笔一画，仔细揣摩每一处间架，一遍写不好就再写一遍。爷爷说：“练字，打磨的不仅是字迹，更是耐心与恒心。”日积月累的练习，让爷爷的字越来越好看，也让我懂得：真正的优秀，从来都是长久坚持的结果。

爸爸妈妈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一次，到晚上睡觉时间了，爸爸突然接了个电话，说第二天有会，需要去加班改材料。半夜听到门响时，已是凌晨三点了。妈妈每天也忙得像只陀螺一样，工作、做饭、做家务，天冷该换厚被子了，长高得买新裤子了，下雨得带着雨衣，每一件“小事”妈妈都记在心里。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琐碎，他们每晚都陪我和妹妹订正错题、查漏补缺。工作中的坚守、烟火里的操劳、夜晚细致耐心的陪伴，让我明白：勤勉坚持是责任，更是深沉的爱。

我和妹妹也像长辈一样，把勤勉和坚持融进了每一天的学习与生活中。每天放学回家，我俩第一件事便是坐在书桌前，完成当日作业。等爸爸妈妈加班回到家时，我和妹妹都做完作业了，妈妈开心地夸奖着我们，我俩心里甜滋滋的。寒暑假里，我们会一起列出时间表，按照时间表一步一步完成学习任务。并肩努力的日子里，勤勉坚持不再枯燥，它也让我和妹妹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争做向上向善的少年。

爷爷笔墨里的坚守，父母忙碌中的担当，还有我和妹妹日复一日的勤学，这份沉甸甸的传承，会一直照亮我的成长之路，伴我好好学习，笃行致远。（作者是商州区第二小学四年级一班学生）

作文精选